

前定錄
續錄
袁氏傳
述異記
古鏡記

諾皋記
離魂記
續齊諧記
枕中記

蔣子文傳
三水小牘
還冤記
龍城錄

上册



前
定

錄
續錄
鍾
輅纂



中
華
書
局

BWT1/1197/1001

前定錄
續錄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百川學海唐宋叢書
學津討原皆收有此
書百川本在前故據
以排印

前定錄序

人之有生。修短貴賤。聖人固常言命矣。至於纖芥得喪。行止飲啄。亦莫不有前定者焉。中人以上。罔有不聞其說。然得之即喜。失之則憂。遑遑汲汲。至於老死。罕有居然俟得。靜以待命者。其大惑歟。余顯愚迷方。不達變態。審固天命。未嘗勞心。或逢一時偶一事。泛乎若虛舟。觸物。曾莫知指遇之所由。推而言之。其不在我明矣。大和中。讎書春闈。秩散多暇。時得從乎博聞君子。徵其異說。每及前定之事。未嘗不三復本末。提筆記錄。日月稍久。漸盈篋簞。因而編次之。曰前定錄。庶達識之士。知其不誣。而奔競之徒。亦足以自警云爾。

前定錄

崇文館校書郎鍾 輅 纂

鄭虔

裴諤

劉遵之

武殷

豆盧署

喬林

張轅

龐嚴

李敏求

韓晉公

張宣

杜思溫

李相國揆

薛少殷

袁孝叔

馬遊秦

韋泛

陳彥博

陸賓于

王璠

柳及

延陵包隰

沙門道昭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爲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在孔門，未敢鄰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虔大異之，因詰所願，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

與之言。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爲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度曰。君常爲何官。曰。後七年。遷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卒。度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常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常被玷汙。如能赤誠向國。卽可以免邊謫。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授衢州信安縣尉。將之官。告以永訣。涕泣爲別。後三年。有考使來。前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僞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就東洛。度至東都。僞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攝市令以自汙。而亦潛拜章疏上肅宗。肅宗卽位靈武。其年東京平。令三司以接受逆命者罪。度以心不附賊。貶台州司戶而卒。

裴諝

寶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諝。出爲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微。自殿中侍御史貶爲長史。其一曰于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爲別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謁。諝方與座。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諝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諝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爲舊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紙舊書。以受吏。諝覽之。慨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旣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八九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遂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而莫敢發問。諝旣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爲復患遷謫。事固已前定。某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時

至大梁。有陸仕佳爲浚儀尉。某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留尉李授。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南襄州功曹裴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去此二十年。當爲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授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二十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某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既歸。某卽繼往。至則言款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爲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爲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願假俸十千已下。此卽安禹子也。微等咸異其事。仕佳後再受監察御史。器後爲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至本曹局。授其年授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既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劉逸之

彭城劉逸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逸之從母弟吳郡陸康。自江南來。有主簿楊豫。尉張穎者。聞康至。皆來賀。逸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逸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關。請一食而去。逸之顧左右。命具芻米於館。琮曰。某非悠悠求一食者。今將追延山人。就於驛。日旰矣。若就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逸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某頗能知人。若果從。容亦有所獻。逸之聞之喜。遽

命襄帷而坐客亦樂聞其說。咸與揖讓而坐。時康已醉臥於東榻。邈之乃具饌。既食。邈之有所請。琮曰。自此當再名聞某官。至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邈固止之。皆有所問。謂邈曰。君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邈曰。君後政官。宜與同僚善。勿與官長不叶。如或不叶。必爲所害。邈不悅。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爲君禍福也。因指康曰。如醉者不知爲誰也。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壽考祿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豫主郵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驛騎交至。或有與豫舊者。因召與食。誤啗驢腸數樹。至暮腹脹而卒。邈後爲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爲賊所陷。臨濮令薛景先率吏及武士持刀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以聞。即日拜景先爲長史。領郡務。而邈常與不叶。及此因事笞之。遂陰汚而卒。邈之後。樓某下登科。拜汝州臨汝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緣以終考。明年康明經及第。授秘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府罷。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監屋令。比部員外郎。連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

武殷

武殷者。鄆郡林慮人也。少有名譽。鄉里信愛。嘗欲娶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甚悅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爲婿。有誠約矣。無何。適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殷至洛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殷持棹造焉。生極喜。與之竟夕。因謂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自

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其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妻鄭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嘗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而君娶之。時常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因問鄭氏之夫。卽同郡郭子元也。子元娶五年而卒。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既二年。既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之母。聚其族謀曰。女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其所適。今有郭紹者求娶。吾欲許之。何如。諸子曰。唯命。鄭氏聞之。泣悲將斷髮爲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子。鳴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卽鄭氏也。殷驚問其故。良久言曰。某常仰慕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爲尊長所逼。將適他氏。沒身之恨。知復何言。遂相對而泣。因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耳。及肅宗在儲邸。名紹。遂改子元。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殷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尙書郎謫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亡矣。其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爾。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輔真。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避信安。以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子復姓。不宜兩字爲名。將爲改之何如。署因起謝。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慮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常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常四舉成名。

四者甚佳。後二十年，爲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臺。」既寤思之，四者暑字也。遂以爲名。既二年，又下第，以爲夢無徵。知者或謂之。後二年，果登第。蓋自更名後四舉也。大和九年，署自祿，齊少監爲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命建一亭，名曰徵夢亭。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僮僕皆去，聞浚儀尉劉查莊喜賓客，遂往告之。查莊客中屠生者，善鑒人，自云八十已上，頗箕踞傲物，來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款甚狎。查莊異之。琳既出，查莊謂生曰：「他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生與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詞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爲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爲君結交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宜志之。」查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送之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擢進士登第，累佐大府。大歷中，除懷州刺史。時查莊任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爲其家懸免。詔下御史勸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方削髮爲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張輅

吳郡張輅，自奉天尉將闕集。時李庶人餉，在浙西兼權筭。輅與之有舊，將往謁。且求資贖。未至，夢一人將

官告至。云張轅可知袁州新喻縣令。轅夢中曰：己曾爲赤尉，不宜爲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季之俸，支贖已行，不受何爲？遂委之而去。轅覺，竟惡之。及見銜，具言將還，告以乏困。銜留之數日，將辭去。銜因謂曰：足下還限猶遠，且能爲一職乎？亦可資桂玉之費。轅不敢讓。因署毗陵郡鹽鐵場官。轅以職雖卑而利厚，遂受之。既至所職，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廢印也。轅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季之俸，皆如其言。

龐嚴

京兆尹龐嚴爲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嚴喜聞之，乃問曰：余爲相乎？曰：無。有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爲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以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壽幾何？曰：惜哉！所乏者壽，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當何日去此？曰：來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狀請於廉使元稹，稹素與嚴善，必謂得請，行有日矣。其晦日宴客，得元公復書云：請候交割。嚴發書曰：吾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夢中事於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三日發，後爲京兆尹而卒。

李敏求

京兆尹趙郡李敏求應進士，八就禮部試不利。大和九年秋，旅居宜平里，日晚擁膝愁坐，忽如沉醉，俄而精魄去身，約行六七十里，至一城府，門之外有數百人，忽有一人出拜之。敏求曰：何人也？答曰：某卽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隨吾旅遊，卒於涇州，何得在此？對曰：某自離二十二郎後，事柳十八郎，職

甚雄盛。今作泰山府君判官。二十二郎既至此。亦須一見。遂於稠人中引入通見。入門。兩廊多有衣冠。或有愁立者。或白衣者。或執簡板者。或有將通狀者。其服率多慘紫。或綠色。既至廳。柳揖與之言曰。公何爲到此。得非爲他物所誘乎。公宜速去。非久住之所也。敏求具如此答。柳命吏送出。將去。懇求知將來之事。柳曰。人生在世。一食一宿。無不前定。所不欲人知者。慮君子不進德修業。小人惰於農耳。君固欲見。亦不難爾。乃命一吏引敏求至東院西。有屋一百餘間。從地至屋。書架皆滿。文簿籤帖。一一可觀。吏取一卷。唯出三行。其第一行云。大和二年罷舉。第二行云。其年婚姻。得伊宰宅錢二十四萬。其第三行云。受官於張平子。餘不復見。敏求既醒。具書於襪秩之間。明年客遊西京。過時不赴。舉明年遂娶韋氏。韋之外親伊宰。將鬻別第。召敏求而售之。因訪所親。得價錢二百萬。伊宰乃以二十萬贖敏求。既而當用之券頭。以四萬爲貨。時敏求與萬年尉戶曹善。因請之。卒君用所資。伊亦貶焉。累爲二十四萬。明年以蔭調授河南北縣尉。縣有張平子墓。時說者失其縣名。以俟知者。

韓晉公

韓晉公況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爲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爲驗。乃怒之而繫其吏。明且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饌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

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更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已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張宜

杭州臨安縣令張宜寶歷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已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宜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宜遂見之禮貌甚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宜因問縣名竟不對宜因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宜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安字乎十一口吉字乎此陰隲已定退亦何益宜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還時江淮水歉宜移家河南固求宋毫一官將引家住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妻之邑也宜曰某已爲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當卽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唯三口爲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宜亦未諫及唱官日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宜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杜思溫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往往得與嘗從賓客夜宿城南荀家蒿中

夜後山月如畫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攜琴臨水閑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同顧。及曲罷與語。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沒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聲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爲我彈之。思溫奏爲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猶古。又多忽切。時人莫之聞焉。叟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於名譽。而常爲王門之伶人乎。思溫竦然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祿籍。常爲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溫往見。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絕。然慎勿爲武職。當有大禍。非祿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下第。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月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溫在轅門。思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密請韋令公。遂補討擊使。驍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爲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爲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存也。

李相國授

李相國授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至酉。不得次。而有空反者。授時持一繖晨往。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授賃才華。不宜爲此色。悵忿而去。王生曰。君無快快。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誣也。授怒未解。生曰。

若果然。幸一枉駕。授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絨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絨。不爾當大咎。授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冰。以授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授。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瑒爲宗長。適遇上尊號。授既謁瑒。瑒素聞其才。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瑒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佳之。瑒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授所爲。乃下詔召授。時授寓宿于懷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爲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授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絨。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絨。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薛少殷

河南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崇儀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俄引至府門。見府官卽鮮于叔明也。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曰。寒食將至。何爲饑雞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門扇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某方欲立事。和尙何爲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關者入白。遽巡開命素服。乃引入。所見乃亡兄也。敝泣良久。曰。吾以汝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也。少殷時新婚。嫻。懇不願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殷於西

院見之。接待甚厚。俄聞備饌。海陸畢備。未食。王判官忽起。顧見向者持塔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饑甚奈何。僧曰。唯蜜煎薑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兄請去。兄知不可留。乃白府官。許之。少殷既得歸人間。顧知常爲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少殷懇請。乃召一吏。取籍尋閱。不令少殷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樞西之官。次得歷巖赤簿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知也。臨別。兄曰。吾舊使祇承人李俊。令隨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遇危險。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尙何乃見護如此。僧曰。吾爲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果及第。未幾。授祕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安主簿。秩滿。遇趙昌爲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懇求爲從事。欲歷極南之官。昌許之。曰。乘遞之鎮。未暇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母丁憂。服除。遷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吏與駙馬家童鬪死。京兆府不時奏。憲宗怒。時少殷主賊曹務。一日。乃貶高州雷澤縣尉。十餘年。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錄貶官。少殷移至桂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從人言。卽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別而去。少殷曰。吾兄官止於此。李俊復去。將不久矣。李定驚感。蹙問其事。具以告之。少殷十數日而卒。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踰月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孝叔問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常有藥遺子。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東十里。有巖觀古石。

墳而見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于家。卽於囊中取丸靈丹一圓，以新汲水服之。卽日而瘳。孝叔得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來，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必能歷算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其後一旦來，謂孝叔曰：「吾將有他適，故來訪別，於懷中探出一編書以遺之。」曰：「君之壽與位，盡具於此。」事已前定，非智力之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耳。君藏吾此書，慎勿預視，但受一命，卽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別。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或問後事，孝叔曰：「吾爲神人授書一編，曾未開卷，何遽以後事問乎？旬餘，其疾果愈。」後孝叔以門蔭調授密州諸城縣尉，五轉蒲州臨晉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後秩滿歸闕，鄉別墅，因晨起欲就山櫛，忽有物墜於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仆於地，不語數日而卒。後逾月，其妻因閱其笥，得老父所留之書，猶餘半軸。因歎曰：「神人之言，亦有驗矣。」書尙未盡，而人已亡。乃開視之，其後唯有空紙數幅，畫一蛇而盤照中矣。孝叔之叔修己，元和初爲太學生，具說其事。

馬遊秦

吏部令史馬遊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裴光庭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遊秦不對。固問之，曰：「某官已知矣，不敢復有所聞。」光庭曰：「當在我，安得知之？」遊秦不答，亦無懼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遊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事，自藏於櫥棟之間。期注唱後發之。後老君見於驪山，鑾輿親幸其地，因改行昌縣爲昭應縣。光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秦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錄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之書，則如言爾。